

通往本文解释学

TONGWANG BENWEN JIESHI XUE

以张承志的创作为中心的思想考察

李咏吟 著

通往本文解释学

以张承志的创作为中心的思想考察

李咏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本文解释学/李咏吟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5633 - 6259 - 2

I. 通… II. 李…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22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889mm × 1 194mm 1/24

印张:15.75

字数:38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说

体验与解释:回归原初之路

解释是人的生命本质活动,活着,就必须体验与理解,然后,才能寻求对世界的正确解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语活动,故而解释世界与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就有所不同。

创作者与批评者的解释与理解方式,从根本上说,是对原初生命世界的亲近。不过,创作者的体验与理解直面原初生命本身,而批评者的体验与理解,则必须从创作者的“艺术本文”出发,通过艺术本文理解作者的原初意图,并借助自己的原初生命体验来印证。创作者的体验与解释,带有个体的独创性;批评者的体验与理解,就在于发现这种独创性,并给予这种独创性以特殊地位。

解读张承志的“本文”,成了我的“本文解释学”和“实践解释学”思考的重要试验活动。我对张承志创作的体验与解释,就是为了通过本文解释,发掘创作者原初解释的意义,构建创作者原初解释的精神生活价值系统。这种理解与建构的过程,对于诗学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张承志的叙事文学作品,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解释学方式?如果是解释学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给这种解释学方式命名?接着,在给予这种解释学方式命名之后,我们还应追问:他的原初解释方式的基本主题和根本价值是什么?这种解释学的主题和内在文化价值又是如何在他的创作性解释中自由展开的?

显然,对于我的解释学工作而言,解决这些问题,就构成了历史解释与思想解释相结合的“诗思诸和的过程”。

在探索解释学的起源时,我曾提出了“原初解释”和“原初解释学”这两个概念。在此,“原初解释”,侧重说明解释的方式;“原初解释学”,则侧重说明原初解

释所构造的精神体系及其内在的解释学立法。^①在我看来,解释生活世界与本文世界,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生命存在的自由方式;解释永远是历史性的,但历史性的生命文化解释却永远需要向未来开放。

基于此,在我看来,张承志的诗性创作解释,实质上,就是原初解释的方式,它不是为了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了通过对世界与生命的情感体验,回答生命如何及文明如何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试图通过对蒙古文化生命和中国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生命的体验性描绘和情感性虚构,确证浪漫的生命文化的诗性价值,确证有信仰的生命文化的诗性价值与精神意义。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诗性的解释、科学的解释、神秘的解释和实用的解释等,无论什么样的解释,都是人的思想活动方式。^②在探索最本源的解释方式时,或者说最直观的解释方式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诗性的解释方式是最自由的,也最容易进入人们的心灵。事实上,文学创作和创作的重要地位,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从来就没有被人怀疑过。

文学的诗性生命解释,基于对生命存在的体验与想像,永远是自由的,它可以是历史现实的,也可以是虚幻想像的。因而,它最本源地贴近人的原初精神状态,是人类不需要学习而具有的本源的解释方式,是人不需要强制而能自由接受的解释方式。谁忽视了这种解释方式,就忽视了对本源的、自由的、无限的生命状态的亲近。

按照我的理解,解释乃人的生命本质活动,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方式。自从获得了生存的语言,每个人皆在解释,只不过,个人在作解释时,运用解释学权力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在实际的解释中,每个人都渴望“自我解释”能产生具体的作用,哪怕是思想的轻微回声。

这种解释学冲动,直接促进了解释学活动的自由发展。解释的原初方式,局限于经验和想像,只有原初解释或生活叙述性解释一途,此时,科学解释和神学解释皆未发达。原初解释,实是人的最本原的解释方式,与生俱来的最易理解和接受的解释方式。但是,原初解释,是个人经验的缺乏精密性的自由表达,故而缺乏理性反思与综合的功能。因而,在生命实践中,新的解释方式不断生成,这就构成了解释学的奇观。不同的创作解释方式,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无限多元的审视方式。它

① 李咏吟:《解释与真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② 同上,第11—26页。

需要通过体验与想像去理解生命,也需要感悟与沉思;它不追求科学解释的确定性,只追求对生命的唯一性理解;它不追求唯一性的真理,只追求生命的真实体验与感悟。

尽管如此,原初解释的地位并未动摇,因为大多数人只能接受原初解释的方式,而且,原初解释最能满足人的生命情感需要。原初解释,实际上,就是生活解释,即富有创造性的诗歌解释、神话解释、叙述性形象解释。原初解释的自由方式,实即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方式。所有的文学艺术解释方式,从本源意义上说,就是生命情感的原初解释方式,尽管其中也有理性的参与,但从根基上看,毕竟是不受约束的原初解释方式。它宣告的是情感的胜利、想像的胜利,而不是理性的胜利,或科学的胜利。在原初解释中,并非没有理性与科学的因素,而是说,最本源的解释得益于直观简单的表达,得益于自由而不受约束的想像表达,而不是分析性的或反思性的精神解释活动。

我可以采用哲学论证的方式来揭示原初解释的本质活动过程,但必须承认,这样的解释方式可能恰好违背了原初解释的本质,或者说,失去了对原初解释的活泼形态的亲近。为此,我选择了一个诗人小说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诗人的作品,来探索原初解释的活动过程及其意义;通过对这个诗人的作品的解释,就可以充分理解原初解释的意义。

这个诗人,就是张承志。

在我看来,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不是通过论证来捍卫真理,而是通过原初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想像来解释生活,即通过形象的创造本身,来解释世界与生命。在我看来,这种诗性散文解释或诗性小说解释,就是蕴涵着丰富思想的原初解释方式,也是最自由地表达个体原初经验丰富性的艺术方式。

原初解释的作用和意义是无穷的,尽管它也存在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从本源意义上说,原初解释方式首先是生命经验的表达。生命经验是通过重复而形成的思想本能,是通过生命的自我保护而形成的文化认识。说出生命经验中的一切,就是最原初质朴的解释方式。但是,生命经验毕竟受到解释的局限,如果什么都依赖本源的生命经验,那么,人类的原初解释就无法发展。实际上,原初解释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语言自由发展的结果,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运用丰富的语汇来解释世界时,原初解释就形成了思想的自由汇流,即每个人的原初解释,皆参与了解释学世界的共建与创造。

没有语言的原初解释,是神秘的,也是原始的;有了语言的原初解释,则拓展了

人的自由想像空间和生命体验空间,所以,语言在原初解释学的构造中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生命经验的记忆,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延伸了历史空间;心灵的自由想像,则随着生命经验的丰富,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体验和想像,使人的原初解释超越了简单而质朴的生命经验。语言如同体验与想像的双翼,使生命解释得到无限拓展。

从历时性意义上说,原初解释是民族的最初的、原始的解释学成果;从共时性意义上说,原初解释则是人的理性还未形成,或有意不按理性规范进行解释的方式。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原初解释就是文学艺术的解释方式;它忠实于体验和想像,出自于本源的生命心理活动。

原初解释可以是神话的解释,或者说,最开始就是神话的解释,它使心灵在神秘想像中获得丰富性满足;神话想像,只关注精神的可能性,而不求证精神的现实可能性。在原初解释中,精神的可能性,就是合法性想像与解释。原初解释忠实于感觉与记忆,忠实于心理的幻象与变形,它不求实有其事,不需要进行生命验证,只要是出自心灵的自由幻象,皆有意义。也就是说,怎样是自由的、美丽的,那就是最好的。原初解释可以虚构一切,原则上,它不应受到任何约束,所有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解释,皆是原初解释学的本义。它只替解释者自己负责,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解释是完全随意的,是完全主体性的,它以个体的自由创造为社会担责。我们完全可以把“原初解释”理解成创作式解释或生命亲证式的解释。

原初解释,并不是平等的,因为原初解释者之间,有着天才与非天才的区分;天才的解释者,意味着对生存经验的最自由超越,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驰骋心灵,想像出奇妙的艺术性世界。原初解释的荣耀属于天才的解释者,生命在他那里,变成了最自由的事情;生活的一切,在天才的原初解释者那里,变成了爱的历险;天地神人四维世界,在原初解释中显示出无限的魔力。对于原初解释而言,体验就是最大限度地亲近生命对象本身;想像,就是最大限度地拓展生命的无限自由的空间。

原初解释没有规范,没有确定性,它永远向自由体验与自由想像的天才者开放,它接纳天才的神秘的解释,当然,也给经验性的、历史性的原初解释保留合法的地盘。不过,只有自由的解释,才是原初解释的神秘奇幻之域。原初解释并非只忠实于原初的感性经验,它也顺从理性的指导,但是,理性永远处于次要地位,即理性只是守门者,不是引导者,更不是导游。只有天使,才是原初解释的引导者。而且,原初解释者并不特别在乎现成的真理,它反叛一切,它只承认:心灵为艺术立法,天才为艺术立法。

原初解释也关心价值承载,所以,原初解释需要向理性借光,也需要理性的合作。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原初解释除了忠实于生命体验与生命感性,它也向理性解释求教。原初解释所受到的价值约束,是最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相对于理性的约束而言,原初解释是无限自由的,自由就是原初解释的本质。

生命的美与自由,就是原初解释的本质;生命的最大和谐,就是原初解释的本质。

正是基于此,我将张承志的文学创作视作一种原初解释学意义上的独特诗性构造的精神产物,借此,我们可以理解张承志的原初解释学意向,评价张承志的原初解释的意义。一切作家,皆可在原初解释意义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切原初解释,只有达到自由体验与自由想像的高度,通过自由的诗性想像与理性合作,才会显示出天才的光辉。从生存意义上说,任何原初解释皆有意义,皆是对世界的丰富性的独特把握。但是,从审美意义上说,只有自由的、美的、神奇的原初解释,才能打动人的心灵,显示出生命的真正自由意义。

就这样,张承志的原初解释学,在我的解释学视野中获得了重构;自然,我将游荡于张承志的原初解释与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解释之间,因为我的解释基于我的理解,也基于我的原初经验。最大限度地拓展张承志的原初解释世界,我的解释也就获得了生机与活力。

理解生命,想像生命,体验生命,诠释生命,这就是张承志的原初解释的根本目的;他的解释本身,不仅是为了张扬生命、确证生命,而且也为了构建生命的伟大和谐。从生命这个视角进入张承志的话语世界,成了我的合法性理解与解释途径;“生生之德”,是我在进行文学创作解释时所要确证的伟大生命真理。

目 录

序 说 体验与解释:回归原初之路	1
------------------------	---

第一章 创作者的诗性解释与批评者的再解释

第一节 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理论价值	1
第二节 解释目标与解释策略的自由设定	18
第三节 张承志的创作与解释学的实践	33

第二章 原初解释与自由文体意识之关系

第一节 文体创造与张承志的叙述体诗	56
第二节 神圣价值独白与张承志的散文诗	76
第三节 《金牧场》与《金草地》的审美差异	92
第四节 《心灵史》:历史叙述与叙述体诗	111

第三章 原初解释的语言意识与审美意向

第一节 生命体验与张承志的语言激流	130
第二节 大陆叙事与张承志的神话虚拟	144
第三节 音乐体验与张承志的抒情诗篇	160

第四章 原初解释者的体验与思想文化根基

第一节 张承志创作与伊斯兰文化的联系	183
第二节 追问学术意义与张承志的选择	197

第三节	张承志与凡·高的原初艺术解释学	212
第四节	张承志与艾特玛托夫的解释意愿	226
 第五章 在比较研究中确证原初解释的意义		
第一节	张承志与鲁迅的历史现实关怀	241
第二节	张承志与尼采的生命解释意向	260
第三节	挺立民族脊梁与学者散文的风骨	274
第四节	张承志与张炜的民间英雄史诗	288
 第六章 原初解释与文明生活的价值理想		
第一节	张承志与批评者的本文解释学	303
第二节	从诺贝尔奖原则看张承志的创作	317
第三节	坚硬的思想源自信仰与亲证	330
第四节	人道与文明及创作目的论再反思	343
主要参考文献		361
后 记		365

第一章 创作者的诗性解释与批评者的再解释

第一节 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理论价值

文学,以其日常生活化的直观语言,通过对事物的描摹和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独特的生命世界。要将“原初的生命世界”进行想像性重现,需要以语言文本为中介,与此同时,通过文本,对作家的艺术生活世界进行理解,接受者就能对自我生活世界形成内在的“比较性领悟”。因此,“文学”,说到底,就是通过话语方式构造的生活世界;这个话语式“生活世界”的建构,由语言、故事、意象、艺术形式、艺术手段和艺术意图等多重因素构成。创作者以此提供交互性理解与启发的文本,并且以最具个性化的生命表达,给每个接受者提供“想像生活”的可能。接受者以此获得独异的生命经验,从而对个人精神生活形成“自我觉识”。

每个人都以无限开放的姿态接纳外在的信息世界,这种“接受惯性”,一方面保证了文学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必然关联,另一方面,也给文学解释提供了合法依据。文学解释建立在“文学理解”之上,没有真正的文学理解,就不可能形成深入的文学解释。文学理解,在每一个体身上都可能发生,因为只要你与文学作品建立具体联系,文学理解即可形成。实质上,文学理解就是面对“本文”的语言信息加工过程(information processing)。人们在对语言的一般理解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具备了语言的基本理解能力之后,面对语言,自身就能形成审美信息加工。^①

文学理解的这种信息加工特征,强调了文本的优先性地位,即“文学本文”直接

^① 王甦等:《认知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36页。

构成信息刺激;接受者通过对文本的“读解”,就会形成信息加工与意义生成。文学信息加工的过程,不仅是接受者面对文本的过程,同时,也是调动个人经验的过程,即通过个人性经验对他者的经验形成综合,构拟出异质的生活情景。每个接受者的信息加工过程,实际上,都不自觉地运用了“个体经验”;这些个体经验,可能与“他者经验”形成“同化关系”,也可能与“他者经验”形成“对立关系”。总之,正是借助个人经验,或者说,通过先有、先见、先知,才真正理解了他者的经验世界。^①

相对而言,“文学解释”是更为专门的“语言—思想”活动方式。通常,普通的接受者在理解的基础上,也可以进行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往往具有两个直观性特点:一是对“本文”的故事进行复述,或对其中心句进行“反复吟哦”,以显示其意义本身;二是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生活评价,强化个体的生命价值判断。这是“本源性的文学解释”,解释,即是对理解的表达,即是对生命本身的感应。

如果仅有这种原初的、朴素的文学解释,那么,文学创作自身就很难得到自由发展,而且,文学的意义本身也不可能获得充分理解。因此,在文学理解和原初的文学解释的基础上,人们发展出“独立的文学解释形态”,它虽源自文学理解,并具有原初文学解释的一般特质,但这种理性化的文学解释有更多观念性的参与。事实上,解释者总是带着“理性观念”进入文学解释之中,而不再满足于那种直观的文学解释本身。直观的文学解释,通常是对美的形式和生命情感的心灵回应;真正独立的文学解释决不满足于这一点,它使文学理解与解释活动本身规范化、观念化和体系化。

真正职业的文学解释,是在“诗教”中形成的;在诗歌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理解与欣赏诗歌,而且要让接受者深刻地理解诗歌的美学特征与价值意图。从美学特征而言,诗教者需要确立诗的基本美学特质,比方说,韵律、节奏、意象、故事、形象等。诗教者不仅要分析诗的语词、意象和句式本身,而且要分析诗歌的人生价值意向,例如,美刺、比德、温柔敦厚和审美教养等;同时,诗教者往往还需要真正地理解“诗本身”,既要从具体作品中进行审美理解,同时,又要从思想综合的高度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哲学解读。

这样,文学解释的具体形态与方法,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就有所不同。以中国古典文学解释学而言,诗的理解是由“诗评”和“诗话”构成的。诗的解释学规范与法则,就体现在“诗评”与“诗话”之中。中国古典文学的解释方法、大致可以分成

① 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第26—27页。

“诗味”的解释方法、“诗体”的解释方法、“诗教”的解释方法、“评点”的解释方法、“诗话”的解释方法、“比较”的解释方法。这些文学解释方法,有些属于本体论的解释方法,如诗味;有些属于形式论的解释方法,如诗体;有些属于功能论的解释方法,如诗教;有些属于文本式解释方法,如评点、诗话和比较等。中国古典文学解释学虽然也有体系化建构,如《文心雕龙》,但大多属于“直指本心式”解释方法的运用。因此,系统的观念分析与评判解释的方法,只是在向西方文学解释吸取“解释学资源”之后,才发展起来,人们习惯称之为“现代文学解释方法”。

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本有文学解释方法”,虽然依然有效,但文学解释学的现代形态,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学解释方法为主导”的新型解释方法,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各民族的文学解释中,顿悟式的、感悟式的、评点式的经验论的文学解释方法,不再受到特别尊重,它只是在文学作品的具体的评点式阅读中还发挥作用。系统性的“文学解释学文本”,大都是长篇大论式的理性分析与逻辑论证方式。文学解释,在思想上越来越要求系统化、精密化和理性化,越来越不主张只局限于作品本身的“评点读解”。在这一条件下,文学解释学的现代方法,就值得认真地反思和评价。随着全球化的现代进程的推进,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方法日趋成为全世界的主导性文学解释系统中所效法的基本原则。当然,西方的现代文学解释学方法,也不同于其古典解释方法,它自身也在不断走向现代化。

西方文学解释学的方法,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形态。作为形式论的解释方法,它相当重视诗本身的解释和分析。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例,他花费了大量篇幅讨论悲剧的情节和文学语言,由此发展起来的“情节分析法”和“文本细读法”,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结构与形式分析,特别是叙事学的结构分析,带有相当明显的科学分析意向,其对结构的分析,还可以图式化和逻辑结构化。还应看到,西方解释学对诗歌的韵律与节奏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① 由于形式论的诗学解释具有客观确定性特征,因而,在诗学解释与分析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西方文学解释学的本体论方法,是以“诗性体验”为中心,构成“略具”神秘论

^① Jean Suberville 撰写的《法国诗学概论》,就是一部典范性的形式论诗学著作。在这部作品中,他具体探讨了从“拉丁诗”到“法国诗”的形式演变,然后,以法国诗为中心,具体分析了诗的音长、诗的格律、诗的节奏、诗的韵律、诗的类型、诗的语言等。他的分析,基于具体作品本身而展开,具有科学性解释的基本特征。王力的《诗词格律学》,正是由于受到西方形式论诗学解释方法的启发而撰写的。在这部作品中,他对汉语诗歌的历史形式变迁,作了最具体的实证分析。

特质的诗学解释形式。文学作品由于是心灵活动的成果,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个人性特征,而这种个人性特征又与人的共同性认知方式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创作者的想像与体验就带有神秘性特征。这种“神秘性”,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存在或人类生命存在经常遇到的情形,即“不可知领域”。

文学艺术对不可知领域的理解,通常是通过想像的形式完成的,想像中充满着经验性与超验性的情感内容。如果说哲学等理性话语形态,常从这种不可知的神秘论领域中撤离,那么,文学艺术则常常专注于这种不可知的神秘论领域。正是这样,文学解释方法,常常在神秘体验问题上,对文学有着充分的认同:即承认神秘经验与想像的“合理性”,并通过神秘经验的强调,拓展人的想像空间和人类生命认知的神秘感和神圣性。这种“神秘论的解释”,常常超出文学规范解释之外,它强调审美想像与审美体验的特殊地位,将“现实的不可能”和“想像的无限可能”,通过浪漫化的诗意文化氛围的强调得以强化。

在诗学解释的神秘论运作中,心灵获得了超验的自由,并摆脱了各种世俗生活的束缚。心灵本身,在无限自由的想像中获得了神圣的安宁与快慰,一切都在这种神秘之思中获得“丰富性满足”。同时,解释者总是将自由、浪漫、梦幻、神圣和诗意调和在一起,构成天地神人共存的和谐境界,使文学自身变成了纯粹的、神秘的心性自由之境,生命获得了至高的自由表现。这种神秘论的诗学解释方法,常常与理性心理学、宗教和浪漫主义思想获得内在的契合。

应该注意到,西方文学解释学方法的现代形态,往往以“现实生活批判”为中心,通过文学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之间的关联,解释者从理性的高度和现实生活批判的高度,对文学进行价值判断和分析。这是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批评的“方法的集合”。

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更迭和变化,不是内在化的批评方法的真正变革,常常是外部化的批评方法的不断变化。这种批评方法的变革,实质上,是通过“观念变革”来完成的。所以,无数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一旦成为具体的批评方法,就构成了文学批评思潮。以20世纪文学批评方法为例,从“生命哲学”的方法到“社会学”的方法,从“结构主义”的方法到“解构主义”的方法,从“系统论”的方法到“精神分析”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存在哲学”的方法到“分析哲学”的方法,从“接受美学”的方法到“原型批评”的方法,从“历史主义”的方法到“新历史主义”的方法,等等。它们构成了文学批评解释方法的“观念运动”,这所有的批评方法,都试图从内部或外部对文学进行解释与判断。

应该说,诸多的文学批评解释方法,使文学解释者变得十分迷茫。人们不由得形成这样的价值追问:什么是文学解释与批评的“真正方法”?就目前的文学解释与批评的格局而言,文学解释方法的丰富性运用,构造了文学批评与解释的繁荣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它日益构成离心化倾向,即文学解释最终“不是走向文学,而是逃离文学”。

实质上,文学解释的许多方法,造成了文学精神的失落,因而,很有必要构建真正的文学批评方法。真正的文学解释方法,应该是充分探究文学艺术自身,返回到文学艺术自身并真正把握文学艺术的独立美学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既不完全在文学的外部,也不全在文学的内部,而表现为文学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自由综合。我将这种真正的文学解释方法,命名为“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它既是对文学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综合,又是对文学的意义价值的综合性发掘。

必须意识到,文学的根本美学特质在于它是“诗性的”,因而,诗性解释本身应该构成文学解释的中心;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文学除了诗性的根本特质,它还具有无限丰富的包容性,即文学艺术中可以容纳许许多多的精神科学的内涵,包容人类精神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并且与现实生活、历史生活和未来生活保持最亲密和最原初的联系。^①

在这一认知背景下,文学的诗性解释方法自然应该兼顾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这样,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就表现为文学解释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之间的无限广阔而自由的综合,这种方法本身,必然是充满活力的。

二

“诗性综合解释方法”,是以诗性解释为根本,同时兼顾其他方法的综合性解释方法。为什么要确立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呢?这就需要对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美学基础进行合理论证。诗性综合解释方法,是根据文学的基本审美特征而设定的,也

^① 事实上,人类最早形成的思想文化形态,即诗的形态;最早的民族诗歌的有效保存,构成了民族思想与文化的精神宝库,所以,维柯将荷马史诗视作希腊自然文化宝库的两大法典。他从史诗出发,将希腊的全部科学统帅在“诗性”之下,构成诗性玄学、诗性时历、诗性历史、诗性地理、诗性天文,等等,这是对文学艺术的诗性综合特质的深刻把握,它开启了文学诗性综合解释的大门。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诗性特征的设定,文学解释有可能背离文学的根本目的,成为文学的“非文学解释”。

尽管对文学进行“非文学解释”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就文学解释自身而言,文学解释不能背离其根本性的诗性特征,否则,它就失去了应有的根本性价值。文学解释的诗性特征,是由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目的决定的,因为文学自其生成开始,就致力于生活的诗意感悟。最初,文学也关心现实,对社会的丑恶与腐败进行讽刺性批判,但原初文学的更为重要的特征,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是对自然和世界的神秘存在的诗意想像。诗人通过“神人关系”的设定,不仅将神灵与人“同形同性化”,而且将“神格”人性化,即神灵既具有神的“超凡性特征”,不同于人,又具有人性化特征,而且,具有人的爱憎感情。这就使得一些神灵成为人的“福神”,在想像中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与此同时,诗人还想像着自然的神圣美丽,将自然的一切生命进行拟人化,变成人的“亲在性世界”,使人与自然之间构成奇妙的和谐。当然,诗人也重视人间的苦难,重视人的原罪,重视权力下的罪恶,同时,诗人又极重视人性的发掘,即从苦难、原罪和悲剧中寻找“人性的尊严”,寻找生命的“神圣自由”。这一切使得人的生活变得不平凡,人的精神想像变得具有超越现实的力量。

如果诗人只是表现人的真实生活世界,或者说,致力于表现人的平凡、琐碎和忧愁的境遇,那么,文学就失去了“想像的力量”。文学正是由于想像力的驱动,才具有超越现实的诗性特征。想像不仅是将已有的生活经验召唤到艺术形式中来的力量,也是将虚幻的、梦想的美妙生命经验“构拟并展示”在艺术形式中的力量,即想像是可以将“已有的和将有的”一切展示出来的创造方式。

“诗性”绝不仅仅是“现实性”,它必然是立足于现实性而又超越于现实性之上的“浪漫性”。诗性往往不受现实生活的羁绊,它是使生命变得神奇而自由的精神特质。诗性如同生命之光,照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自由和光明。艺术必须保卫这种诗性,虽然部分艺术作品,特别是现代主义作品力图正视存在的“荒诞性”,千方百计地消解诗性、反抗诗性,将“非诗性”视作文学的精神特征,但这一思潮,只能视作是对诗性的反抗,即对古典的诗性原则不满,寻求变革,从而走向了极端,这绝不证明诗性原则失去价值。因为“诗性原则”和“诗性内容”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区别:诗性原则是跨越时代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规定,它可以容纳无限丰富的诗性内容;诗性内容总要受到特定历史时代文化的限制,即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因而,时代变化了,诗性的内容也就相应要发生改变。“非诗性”的艺术内容,向人类

的审美趣味提出挑战,为“恶心”和“丑陋”寻求合法性,但诗性原则要求艺术本身通过丑与美之间的对抗,创造出新的诗性内容。重视文学的诗性,就是重视文学的诗性想像或自由想像的充分合法性,艺术中永远需要“诗性的想像”,因为唯有诗性的想像才能激活人美妙的生命情感。

既然文学需要“坚守诗性原则”,或者说,文学创作需要“诗性内容”,那么,文学的诗性解释,也就意味着对文学作品的诗性内容“进行诗性发掘”。即通过诗性探索本身,将文学的“诗性质地”,作为美学范式予以肯定。通过这种解释本身,给人类艺术创作带来诗意的光辉。“诗性”,就是文学艺术的“自由美”(free beauty)。^①

“诗性综合解释方法”,是根据文学的形式美学法则提升出来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文学的形式美学价值。文学作为自由的、个性化的艺术,它不仅具有“诗味和诗意”,而且具有鲜明的形式特征。文学艺术的诗性的自由的美,离不开文学的诗性形式美学特征。

以诗歌艺术为例,如果创作者和解释者不能充分地体味诗的韵律与节奏的美,那么,诗的美就得不到体现;诗的内在美,必须通过韵律、意象和意境的自由组合才能显示出来。再以小说艺术为例,小说的故事性,特别是细节化情景往往最具感动人心的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造者对叙事节奏的控制,对叙事场景的调度。同时,还应看到,优美动人的叙事语言本身,也带有极具个性的语言学特征,甚至可以说,叙事语言的韵律美感、节奏美感和形象美感,是创作者“最具个性的美学身份标志”。

文学的形式美学分析与解释,一旦脱离具体的文本和创作语境,很容易变成一堆死材料,因此,在进行形式美学分析时,我们应该注意“形式分析”与“诗性分析”的统一。在诗歌分析与解释中,审美形式与诗性内容的结合比较容易,而在小说分析中,审美形式分析就比较困难。这一方面是由小说的文本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小说形式美学特征决定的。

如果说诗美的形式特征是“外露的”,即可以通过韵律、节奏和意象构成,形成意境与画面情调,那么,小说美的形式则是“内敛的”,它不能通过具体的句式来分析,也不能通过一两个中心句式或“主题句”来进行把握,它往往需要对整部作品进行总体美学把握,才能构成“自由运动的审美形象”。这样,为了还原小说中的审美

①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 76.